

横四海兮焉穷

藏彝走廊民族学田野考察日志

大渡河大拐弯及其以南的民族地区是一个位于藏彝走廊东部、可以进行整体描述的自然历史空间，也是藏彝走廊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地带。

李星星 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化出版社

横四海兮焉穷 藏彝走廊民族学田野考察日志

大渡河大拐弯及其以南的民族地区是一个位于藏彝走廊东部、可以进行整体描述的自然历史空间，也是藏彝走廊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地带。

李星星 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横四海兮焉穷 / 李星星著. —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535-0512-1

I. ①横… II. ①李… III. ①乡村—文化人类学—科学考察—考察报告—石棉县 IV. ①K927.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1571号

责任编辑 汪冬梅

装帧设计 周艳梅

图文制作 费红莲

印务监制 张 凯

横四海兮焉穷——藏彝走廊民族学田野考察日志

李星星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 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75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5-0512-1/K·137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00579)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联系电话:021-64338113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5376981

目录

Contents

自序	5
翻越小卡子山日志	9
过“还山鸡节”	9
到湾坝	14
翻越小卡子山口	22
则尔山考察日志	32
一上则尔山	32
二上则尔山	39
三上则尔山	59
附：则尔山经	72
羊圈日志	75
攀西、盐源日志	86
附：文本沙漠 情感绿洲	96
蟹螺、羊圈过年日志	107
江坝、木耳日志	107

目录

Contents

猛种、羊圈日志	114
附：“木洛瓦”的命运——一个失落在即的历史空间	128
“理想国”考察日志	147
石棉、攀西日志	164
石棉、甘洛日志	178
盐源半月日志	198
冬月猛种日志	213
附：“木洛瓦”的危机	244
华邱一日记	257
白玉十日记	261
后记	281

横四海兮焉穷 藏彝走廊民族学田野考察日志

大渡河大拐弯及其以南的民族地区是一个位于藏彝走廊东部、可以进行整体描述的自然历史空间，也是藏彝走廊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地带。

李星星 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化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自序	5
翻越小卡子山日志	9
过“还山鸡节”	9
到湾坝	14
翻越小卡子山口	22
则尔山考察日志	32
一上则尔山	32
二上则尔山	39
三上则尔山	59
附：则尔山经	72
羊圈日志	75
攀西、盐源日志	86
附：文本沙漠 情感绿洲	96
蟹螺、羊圈过年日志	107
江坝、木耳日志	107

目录

Contents

猛种、羊圈日志	114
附：“木洛瓦”的命运——一个失落在即的历史空间	128
“理想国”考察日志	147
石棉、攀西日志	164
石棉、甘洛日志	178
盐源半月日志	198
冬月猛种日志	213
附：“木洛瓦”的危机	244
华邱一日记	257
白玉十日记	261
后记	281

自序

Foreword

呈给读者的这部田野日志是2008年以来我在田野活动中所作日志的选辑。我的田野日志与一般民族学(或人类学)田野工作日志稍有不同,纯属个人性的一种笔记、一种实录。

2008年以来,由于承担课题任务,我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聚焦于尔苏藏族的历史与文化,这段时间我的田野活动范围大致限于四川大渡河以南的民族地区,差不多围绕着一个特殊的空间坐标,即九龙、石棉、冕宁三县及三州市(甘孜州、凉山州、雅安市)交界的则尔山,多在今石棉县一带。另外,十多年来,我还身负着凉山彝族村落(羊圈村)的一些责任和义务,因此,这部日志辑录所涉及的田野活动地点还包括雅砻江下游盐源县白乌镇的羊圈村。

大渡河大拐弯及其以南的民族地区是一个位于藏彝走廊东部、可以进行整体描述的自然历史空间,也是藏彝走廊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地带。这个地带裹挟雅砻江、金沙江部分流域为一域,海拔高度从八九百米到五六千米,包括高原、高山峡谷、冲积谷坝和盆地等复杂多样的地貌,牵涉到藏、彝等许多少数民族以及众多文化独特的民族支系和小族群,俨然就是整个藏彝走廊的缩影。在这个缩影式的地域里,面对任何一个单一族群及其文化,都同时会窥见到诸多其他族群及其文化乃至自身的面目。这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他者”云集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自我”辨识、“自我”相遇与相认的场合。

2008年以后,我已进入退休年龄,是要“出局”的人了。由于年龄、身份、角色等原因,我的田野活动与年轻时已不能同日而语。冠以长辈、老师、专家之类身份,让我难以用年轻时的田野工作方式来进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我不能不花更多时间去关注和参与跟民族乡村发展相关的诸如扶贫、水电路建设、学校、教育,乃至村选、资源开发等公益事务,也不得不配合基层政府和各种媒体的需要,助力于地方的宣传和呼吁。民族学田野工作不是不涉及这些,而是涉及的途径与方式会因角色和身份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由于这些原因,加之岁月不饶人,使得我原本专注于历史文化研究的田野活动难免有所局限,我的田野观察也很可能因各种干扰而受到蒙蔽以致发生失误。

因此,严格地讲,这部田野日志辑录所反映的,也许算不得什么民族学田野调查,或者说看起来与严格意义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似乎不大相合。尽管如此,我还是敢肯定这部田野日志辑录,有它自身的意义。那毕竟是我田野活动的一种实录。这个实录不仅具有档案和史料价值,不仅是一种过程和经历的记录,而且还忠实地记录或反映出了我的心迹、思路、态度、感受以及情趣与追求。这是一连串个人历程的行为与心境的定格。这对于我个人也许并不重要,但对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工作,尤其对于初试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晚辈学人,却不无价值和用处。

在这部日志里,我提交了许多第一手田野资料,使其成为叙述民族志的一种补充。我所提交的诸如翻越小卡子山、则尔山考察等资料,都是民族学田野活动的空白。我所提出的学术观点例如关于康巴文化源头等,多属于没有公开发表过的独立见解。我还提交了以彝族“亲属”的角色参与活动的现实案例。所有资料包括我的心思都很新鲜,读这部日志如同畅游于清潭。

在这部日志里,读者或学界同仁可以从容地审视和考量,一名长期从事田野活动的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其工作的性质、工作的方式以及工作的精神层面到底如何,应该如何。可以从普适的角度对民族学(人类学)田野活动的是与非、正与误、当与不当,加以分析和评断,以便吸取经验教训。还可以随意分享我田野活动的见识、经验、感想和情绪。我相信,这部田野日志辑录用我个人的行为与心理表现,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提供教材式的参考。

“横四海兮焉穷”。我借用屈原《九歌·云中君》中的这句来作为这部日志辑录的标题,除了日无止境、路无止境、学无止境的喻意而外,我还想以此表达田野活动的一种境界和期望。田野实际无处不在。人类学家把一切历史空间都作为自己的田野。田野就在身边。“四海(或四野)”与“身边”其实没有差别。人类学要求的远离“自我”,无论怎样选择,其实都是一条“自我”不断回复的路。这是一条无限宽广、永无穷尽的路,心灵与之一样广袤无际。在“自我”往返的道路上,与“他者”打交道,往往忘了“我”也是“他者”,或者“他者”就是“我”。因此我特别希望,我这部田野日志辑录能让人感受在田野中的不期而遇和喜悦相逢,能成为认清“他”“我”、彼此相认的一种读本。虽然只是点滴,沧海一滴其实足矣。

李星星

2014年6月24日于成都



(二〇〇八年九月六日—十四日)

翻越小卡子山日志

九龙纳木兹刺绣花纹

过“还山鸡节”

2008年9月6日，晴。

按约定，石棉县文旅局的小郎师傅来接。在衣冠庙路口接到学生蒋之敏、张岩，于上午9点过离开成都，取道成雅高速去石棉。

一个月以前，我就计划参加今年江坝村的“还山鸡节”。一个星期以前，姜成强即代表蟹螺乡给我发出了正式邀请。并告诉我，今年江坝（即蟹螺堡子）的“还山鸡节”即“古孔子”那一天是在八月初九即公历9月8日，9月7日是“朗格尔比”即做准备的一天，故希望我能够于9月6日到达石棉。今天依约前往。

下午4点过到达石棉，由县文旅局安排入住石棉大酒店。周渝霞赶班车也到达了。我召集大家在酒店房间里开了个短会，主要是作一个分工安排。由于学生都缺乏田野工作经验，对“还山鸡节”又不太熟悉（尽管之前我让他们读了一些相关材料），所以交代任务需要具体一点。我请蒋之敏着重调查和记录“还山鸡”活动的过程及礼仪程序，请张岩着重了解并记录与“还山鸡”活动



相关的各种器物或物体，请周渝霞用摄像机跟踪“还山鸡节”活动，主要对仪式以及说唱等行为进行拍摄。我也给大家讲了一下“还山鸡节”的性质和大体内容。其实我也没有亲历过“还山鸡”活动，此次可算是补充调查。

晚饭由小姜做东，同桌的还有《成都晚报》的焦虎三一行三人，他们也是今天从成都来准备参加“还山鸡节”的。因为牙疼，晚饭应付了事。

饭后，与康生、小姜在茶坊商谈有关蟹螺藏文化保护、重建规划的事情。我也告诉他们我想借这次考察“还山鸡节”的机会顺便去湾坝翻越谢几列山的计划，并申述了这个行动计划的意义，希望得到配合和帮助。尽管他们起先想劝阻我，但最后还是表示了支持。康生还把县文化馆的小周（周万任）交给我，陪我同行，说是跟着我学习。

2008年9月7日，多云间晴、雨。

早上起来很早，看天气还不错。上午9点，小姜驱车来接。我们包括焦虎三一行分乘两台车。一台车先走，我跟小姜的车先去接杨正清、朱有亮，然后到先锋再接上杨正林。杨正林住在新民，早上从新民赶车到先锋与我们会合。他是杨家传承的沙巴，要到蟹螺参加“还山鸡节”并主持仪式。车到蟹螺乡政府驻地稍停，装载了一些货物。到达江坝村蟹螺堡子已近11点。入江坝村的路不久前才修整好，今年雨季又被水冲毁了。如果不是村民进行了抢修，我们就只能步行了。

与往常一样还是先到唐全刚家。我与唐全刚夫妇已经很熟了，感觉到他们家落脚很自在。小李端出嫩核桃。我们边吃核桃边叙旧。稍后我去汤福华家，主要是跟他商量拜师进一步学习沙巴的事情。他很乐意作为沙巴传承人再深化自己的“手艺”。他父亲汤老师邀请我们下午参加他家举行的“还山鸡”仪式。在今天要举行“还山鸡”仪式的，除了他家还有王志全家。他们两家目前都是有沙巴传承的家庭。

然后，我带学生沿风水树那条路到老堡子去转转。下山直接去了王志全家。王志全以他家客厅作经堂，开始“朗格尔比”的第一场仪式，即带汤福华盘坐地上敲鼓念经。随后是在户外准备打糍粑。我们先在王志全家吃了午饭，再去观察妇女们洗竹筛的过程。我注意到，参加洗竹筛

的妇女只有9人。就是说,只有9个竹筛清洗过准备用于明天盛祭品上山。但明天未必就只有9个竹筛上山。另外,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王志全打头引领妇女们拿着竹筛、刷把,要去风水树下的沟边,却选择走大路,而当时谁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我当即轻声对王志全说:“和尚,咋个把规矩都搞忘了?”王志全听我说了后,便说:“好、好,还是按老规矩走小路。”于是大家又转身沿逆时针路线走小路去风水树沟边。这次过“还山鸡节”有报社记者、摄影家等来采访。我想,作为仪式主持者的王志全大概是想让来客感觉方便并想搞得更有观赏性一些,才在道路的选择上为图个近便而违反传统规矩。

清洁祭器的过程从沟边到老堡子场坝,持续了约一个小时。

下午4点过,先在王志全家参加他家搞的“还山鸡”也叫“放山鸡”仪式。汤福华配合王志全搞,实际上就是杀鸡血祭“什巴觉”的祭祀仪式。以在“天门”更新了祭礼而宣告结束。然后,又一同到汤福华家,开始在汤家的“还山鸡”仪式。仍然是王志全主持,汤福华配合。汤家的仪式完成后,今天“朗格尔比”的活动差不多就算结束了。活动结束,雨也来了,这是老天留客的意思。汤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饭后继续聊天,学生借机进行访谈。还听汤老师的妻子唱了几首民歌,其中也有雅砻江中游一带藏族堡子普遍流传的“堡子有女人”那首民歌。我们直到雨停才离去。

我回到住处唐全刚家,又与小唐夫妇闲聊许久,睡得很晚。小唐夫妇已不把我当外人,给我谈了许多知心话。我从他们那里得知不少文化信息。小唐夫妇都很正直、厚道,与他们交往,使我学到不少东西。

2008年9月8日(农历八月初九),阴,夜雨。

早上8点过起床,在唐家早饭后,姜成强等乡上一行人到来。来蟹螺堡子的还有雅安市发改委的王主任等人。王主任我已认识,他对蟹螺尔苏、木雅藏族文化颇为关注,今天是专程来参加“还山鸡节”的。对于蟹螺藏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灾后重建,蟹螺乡政府还寄希望于他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上午10点过,我与小姜一行出发去坡上准备参加今天过年的活动。老堡子场坝已聚集了不少

人。男性村民头顶着盛有祭品的竹筛，陆续来到场坝。主持祭祀活动的沙巴王志全、杨正林、汤福华，先以一段钹、鼓舞蹈开场。然后吹响号角，发出准备上山的信号。蟹螺堡子藏族主要有两大家族，即ba sa(王)家和pao wu(黄)家(包括唐、汤、杨、朱等家)。两家各自的祭祀活动分别由王志全和杨正林、汤福华主持。按照传统规定，ba sa(王)家和pao wu(黄)家需分别沿不同的路线上山。经过一定的程序，各自到达自家的祭祀地点。我数了一下，上山的竹筛有十几个。上山的整个过程，几乎是在悄无声息之中进行。

祭祀仪式是在山腰各家固定的祭祀地点即在各家的gu za zi de(古扎子得)进行。我想“古扎子得”实际也就是“cong ba de(丛巴得)”。祭祀的主要内容就是向本家族的“觉”和自家的祖先献祭。点火烧烟、进献食品、跪拜磕头，是献祭的基本过场。献祭完毕，经沙巴撒面粉赐福以后，献祭活动即告结束。然后，由沙巴领唱祭祀歌“jo li ma mu(觉里玛姆)”，族众跟随合唱着下山。下山的步伐，是在反复不停的“觉里玛姆”的歌声中行进的。

我是跟着pao wu家走的路线上山，在pao wu家的“古扎子得”，顾不上坡陡路滑和防不胜防的旱蚂蟥的袭击，忙着观察和拍照，参与了献祭活动的全过程。并与pao wu家男人一道高唱着祭祀歌“jo li ma mu(觉里玛姆)”，缓步下山。从上山到下山，持续时间差不多一个小时。下山时已过中午12点半。

妇女们(有12人)在上山的路口迎接下山的男人队伍。并随男人们一道走向场坝。一路上，沙巴走在前面领唱，并随着声调晃动着身体。紧跟着男人们合唱头一段，接着是妇女合唱最后一句。妇女合唱时还跟着节奏踢脚摆手，边唱边舞。这样不断反复唱着、舞着进入场坝，歌声响彻山林。我特别注意到，沙巴晃动身体领唱时，有二人相对、一高一低挑逗对唱的动作和情节。这种动作和情节在唱“觉里玛姆”中是否有特殊的意义，我还没有搞清楚。

进入场坝，已近午后1点。场坝中心已摆放好坛坛酒和敬天的设置。王志全站立酒坛边，面向东南，主持开坛仪式。然后是杨正清执杆掌坛并致词。他以蟹螺尔苏藏族长老的身份，主要表示过年的庆祝，同时作为退休乡干部也代表乡政府进一步宣传“还山鸡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还对我们这些来客表示了感谢和欢迎。最后由他宣布开饮坛坛酒。我很荣幸被邀请吸饮第